

英
雄
記
鈔

王
粲
撰

中
華
書
局

識

右王粲英雄記鈔一卷。隋志本八卷。名漢末英雄記。下注云。殘缺。而唐志更作十卷。書已久亡。此乃從裴松之注三國志中采出。故謂之鈔。予既重刊是書。因取三國志注覆加校勘。則見其中多遺漏舛錯。如於李傕郭汜傳注。則有楊奉韓暹於袁術傳注。則有陳溫於劉璋傳注。則有龐羲於孫破虜傳注。則有張咨胡軫與及涼茂傳注。名在八及中。皆棄不錄。而其尤紕繆可笑者。莫如於張楊傳注。引記云。楊性仁恕。遂斷爲楊性作一人。於呂布傳。與張楊合文注。引記楊及諸將部曲。遂以楊及二字斷作一人。又因公孫瓚張瓚同名。輒將袁紹傳注記文。入公孫瓚。而以公孫瓚本傳注所引記文。反作張瓚。并傳注文義。亦未參考。其他割取本傳。或掠注中他書混入。是記者尤多。豈或別有所據耶。而後漢書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劉子惠耿武關紀事。何以不錄。又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於曹公因劉備泄語咋舌。及呂布目劉備大耳兒事。皆明引英雄記。亦不見收。則此鈔要不過隨意掇拾。以備一家之言而已。非善於纂述者也。汝上王謨識。

英雄記鈔目錄

劉表	劉焉	劉範	劉璋	劉備	袁成	袁紹	袁譚	董卓
公孫瓚	周毖	伍瓊	諸葛亮	逢紀	閔貢	何苗	李傕	郭汜
呂布	楊及	高順	劉虞	張瓚	關靖	楊性	曹純	張遼
文聘	許褚	韓馥	孔伉	王匡	橋瑁	袁遺	王修	孔融
華歆	張昭	顧雍	張紘	周瑜	魯肅	黃蓋	甘寧	丁奉
虞翻								

英雄記鈔

魏 王 粲 撰 南城 包 棻 校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蔡母閭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劉焉

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黷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羗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劉範

劉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範從長安亡之焉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劉璋

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闓璋將沈彌婁發甘甯反擊璋不

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上音如，振反}。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溫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中州大姓，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袁紹攻公孫瓚，劉備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備。備

遂去楷歸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袁成

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漢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數責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袁譚

初譚尙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歛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徭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董卓

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卽卓。卓弟晏。字叔穎。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搃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尙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猶不生。又作董卓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蹢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晏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歛聚董卓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

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鄆。卓塋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鎬。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公孫瓚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瓚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瓚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告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

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髮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陸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周岱伍瓚

岱字仲遠。武威人。瓚字德瑜。汝南人。

諸葛亮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

咸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邀遊何必故鄉邪

逢紀

逢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閔貢

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維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維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何苗

何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李傕郭汜

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一名多

丁原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其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袁紹分部攻布，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二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布初入徐州，與書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

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絡繹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旣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

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廳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雖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繯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

楊及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餽。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

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高順

高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餽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興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劉虞

劉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張瓚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關靖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奉。

楊性

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曹純

曹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太祖旣征孫權。遼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十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兩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卒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其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

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文聘

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援，遂不敢攻而去。」

許褚

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擬，故號曰虎擬。

韓馥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曰：『兵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孔仙

孔仙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王匡

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南太守。

橋瑁

橋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袁遺字修業，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